

蟠 虺

○ 刘醒龙 （连载 20）



当家的格局。郑雄一踏上走廊,就看见关书记在自己的办公室门口站着迎候,摆出一副迎接的样子。

满心奇怪的郑雄,被关书记拉着在长沙发上并肩而坐,听他开口就是“恭喜”二字,内心深处基本明白,一向不将厅长和副厅长当回事的关书记接下来要说什么了。从关书记嘴里滔滔不绝流淌出来的话,印证了郑雄的预判。关书记果然知道“老省长”亲自与郑雄谈过话,谈话内容也知道得八九不离十。主要是,他很清楚地了解到“老省长”要郑雄出任正厅职的青铜重器学会会长,机构的文件还没下达,三千万元开办费就已经落袋为安了。

在人事问题上,关书记有着过人的敏感。有一阵,他甚至想到,文化厅下属各院团的那些女演员,难怪越来越少演戏,原来一天到晚总在水果湖一带泡着。私下里,关书记有不少民间委任的职务,最著名的职务是组织部门的非常务的常务副部长。有一个笑话:某女子既没有结婚,也不是处女,问其身份是什么。正确答案是:副处。与关书记联系密切,并且被民间委任为非常务的常务副部长助理的正是几位被称为副处级的女演员。

说话时,关书记接了一个电话,组织部通知他,晚八点,带上郑雄去部长办公室,面谈一项人事安排。

放下电话,关书记笑着说,若

不是自己事先得到消息,很容易误以为郑雄要替代自己了。

郑雄越来越老练了,他说,若是真的有人替代关书记,肯定是替代者在前,被替代者在后,不可能将不是冤家也是冤家的两个人弄到一起谈话。

关书记随后发了一大堆感慨,自己见过各种世面,直接和间接地有过各种经历,但像今天这样,为了一个青铜重器学会,竟然雷厉风行得就像是在战场上冲锋陷阵,用不同寻常已不足以形容,而应当说成是破天荒、开天辟地、空前绝后的反常。

关书记说:“青铜重器学会背后,一定还有某位远比‘老省长’厉害的大人物在操盘。真的傍上这样的靠山,往后无论是学术还是政治,我们只能高山仰止了!”

郑雄说:“你是老领导,可不要折损我!”

关书记说:“我说的是真心话,如果不出差错,下届省人大政协换届选举,副省长的选票上,肯定会出现郑雄二字。当然,印在政协副主席的选票上也不错。”

郑雄说:“我想我是不是该走了,你这完全是下逐客令嘛!”

关书记说:“有些话是不能随便乱说的,你想想,我什么时候对你说过空穴来风的事?当初庄省长是副省长时,我说他要转正,你带头不相信。结果呢,庄省长不是已经成楚庄王的转世灵童了?”

郑雄说:“楚庄王的转世灵

童!”

郑雄咏的一声本想笑了笑了事,没料到自己竟然笑个没完,好不容易才将这句话说完整地重复了一遍。

郑雄又说:“庄省长若是再请我去他家,我一定创造机会将这句话说给他听。”

话一出口,郑雄就特别后悔,恨不得伸长舌头,将一个个字全都舔回来。

好在关书记轻轻一笑之后,没有接着他的话,往纵深拓展。重新说起晚上与组织部部长面谈的事,郑雄仿佛是真心在请教,如果真的是青铜重器学会的事,自己是爽快答应,还是谦虚一阵再答应。没想到关书记像日本人偷袭卢沟桥那样,突然回到自己心有怯懦的话题上。

关书记说:“庄省长的儿子考研究生,除了北大、清华,别的大学还不是随便他选,干吗还要煞有介事地复习?”

从有所预防到放弃防守,再遇上突然袭击,郑雄罕见地脸红了。

老关以书记之职降服厅长和众多副厅长,靠的就是这一招:明知对方内心最柔软的地方在哪里,当对方将防线构筑得严严实实时,他会虚晃一枪,等到对方彻底放松之际,再突然杀个回马枪。

关书记所提到的“庄省长的儿子考研复习”正是郑雄全身上下最柔软之所在。

只此一下,郑雄就明白自己上当了,枪挑之处,万箭穿心。

不等郑雄恢复镇定,关书记又将话题转到相隔十万八千里的地方。

关书记说:“这青铜重器学会的升格,只怕还得过曾本之那一关!”

(未完待续)

“你怎么到这儿了?”

杂货铺的灯光铺满了路面,点点从油腻的柜台后面冒出脑袋,喊爸爸爸爸。杨杰对女儿招招手,让她过来。

“你不也来了吗?”崔晓萱说。“福小想回家,我顺便送送她。”

“哦,”崔晓萱说,“顺便一送就五百公里。真是送君千里啊。”点点跑到杨杰身边,想抱住杨杰的腿,被崔晓萱一把拉到她跟前。“点点,咱娘儿俩坐飞机,你爸开车,你说,坐飞机好还是开车好?”

“开车好!”

“点点也知道开车好啊?”崔晓萱说,“开车当然好啦!”

崔晓萱一旦开始阴阳怪气地说话,杨杰就觉得极其没意思,好像生活突然变了质。这个女人为什么就不能好好说话呢。如果不是动辄就阴阳怪气,如果不是死守着她那点狭隘的北京人的傲慢和优越感,这女人堪称完美。现在,就在眼前,她站在花街昏暗的灯光里,你也能看出她的漂亮和风韵,她衣服的剪裁和做工和别人不一样,随便从花街上找个人,问他这女人是干什么的,他一定会说,要么是演员,要么是艺术家。答对了,这是个艺术家,搞美术的;也是个演员,在朋友的电影和电视剧里客串过几回女三号或者女四号和女五号。她站在这里,有让花街蓬荜生辉之感,但是,你就不能不这么阴阳怪气地说话吗?还有——果然,她又把旧账翻出来了:“杨杰,我提醒你,要不是我,你补办个身份证都得往乡下跑!”

她从来都把鹤顶称作乡下。的确是乡下,一个小县城的郊区。但是你已经在了淮海了,你就不能换个说法,“你补办个身份证都得往鹤顶跑”?

(未完待续)



○ 陈彦 （连载 98）

他又要关门,温如风把一条腿别在门框上,边吃边慢条斯理地问:“何黑脸啥态度嘛?”

“你咋能叫人家何黑脸呢?人家年龄比你大十岁不止吧!”

“脸黑是实际情况么,你们不是讲实事求是吗?还害怕人叫。你只说他啥态度。”

“什么啥态度?”

“接到上级处分后。”

“想再踢你三脚。”

“那好,让他来踢,我可以搬起屁股等着。”

“那你就等着!”他又要关门。

温如风仍拿腿别着:“他只要有个态度,我温如风也是讲理的人。”

他立即就明白了温如风的意思。看来草老师还是把这货猜得透。可要让何所给他一个态度,恐怕是比登天还难的事。但无论如何,他还是要去给老何磨一磨,万一成了呢。结果磨了几次都毫无效果。何首魁手头也的确有几个案子,整得焦头烂额的。听说连续两晚上都只睡了三四个钟头,脾气躁得老拿警棍把桌子抽得响。再磨,这老兄只怕还会提起家伙,去把温如风的小命要了。的确是磨不得了。

可人算不如天算,就在这时,上级突然通知要连续下几天特大暴雨,让各乡镇做好抗大洪防大灾的准备。安北斗知道,温如风住在老鳖滩,最怕的就是洪灾。他就借机在温的房外,跟镇北漠大谈特谈起雨情灾讯来。急得温如风在里边直摇门,他偏不开,说:“你就在里边住着吧,外面下特大暴雨,有滚坡水,出来不安全。家里有花如屏呢你怕啥。这几天我们都不在,但炊事员在,饿不死你。我们抗灾去了!”

温如风立马急眼了:“等一下!等一下!”

“干啥呀?”

“你开门!”安北斗把门打开了。

温如风仍把一条腿别着:“你只让何首魁来回一句话就行。”

“回什么话?”

“踢我不对。”

这个死牛犊瘟,到这阵儿了,还是要讨一句话。安北斗也实在懒得跟他耗了。大暴雨即将来临是事实,他还得回去帮爹娘把房顶苦一苦呢,老屋破漏多时了。他就随口回了一句:“何所出门办案去了,让我转告你,他踢你不对。”

“这不就对了。我先回去一下,等暴雨过后来住着接受他的道歉。”

说着,他从安北斗的腋下就钻了出去。手中的行李看来早已准备好了,只是鞋带还没系上。朝前跑时,左脚踩住了右脚鞋带,差点把自己撂了个狗吃屎。

46 中秋节

据天气预报和县上通知,这次暴雨来势凶猛,南归雁将干部迅速部署到了各村组,安北斗仍然包的北斗村。就在他夹着车子朝村里猛蹬时,温如风一个箭步蹿上了后座,车速一下慢了下来。他对着狂风喊:“谁让你……”后半截话被风噎了回去。温如风直戳他的腰眼:“骑你的!”“咋是个死皮货!”“快点,像老娘儿们赶庙会!”“滚下去!坐便宜车子还弹嫌鸡蛋不长毛。”可温如风偏是把他的腰一把紧搂着,嘴里还批批嚷嚷:“关键时刻,干部让老百姓滚下去,称职吗你?”“我就不称职,咋了?”他还真把他筛下去了。他又追着连蹦三次,到底坐了上去:“挨锤子的安北斗,你等着!”“我就等着,咋了?”这下温如风死死扼住了他的裤腰带。

紧赶慢赶,大暴雨还是提前来了。

花如屏虽然早早把压的面拾掇干净了,可一场院的面架子仍是被风刮倒一地。她爹娘见今天行风走暴有点古怪,已跑回老庄子收拾防固去了。关键是老鳖滩地势太低,被大水漫灌着,地上迅速就积起一米多深的水潭来。花如屏很少见过这大的暴雨,院子也从来没淹成这样,她一下就慌了。一会儿抓乱飞的鸡,一会儿救乱叫的鹅,抓住了那个跑了那个,直到温如风赶回来,迅速抽了水磨上拦水的闸门,又和安北斗一道扒了洼塘泄洪口,才算没淹着房。让人咋都没想到的是,架在后院缓坡上的猪圈,竟然被滚坡水把老母猪和十七头猪崽一回冲到了后檐沟。等她发现时,个个像是烂抹布一样漂在臭水上。老母猪也被冲下来的猪圈栏杆,砸得血淋糊刺的只有两排猪头胀鼓鼓浮在水面。她一屁股坐在臭水沟旁,哭得差点没晕死过去。这可是她起早贪黑喂养得跟孩子一样有感情的十八条生命哪!她便娘啊儿啊大乖呀小蹄子地叫唤起来,整得一村人都来看现场。

全村就数温家灾情重。

这事看上去满村人都很同情,其实好多人在是看笑话呢,说温家恨不得把人世间的钱挣干净尽了。推磨、压面不算,还要养鸡养鸭养鹅养猪地挣。且猪崽一个个胖嘟嘟的,还没满月买家就定完了。

(未完待续)



○ 徐则臣 （连载 98）

他常常觉得他其实是在指导别人怎样生活。但是今天,他这几年的肖像照拿出来,按时间顺序排列好,沏上茶点了烟一一检视,惊恐地发现,这就是他自己的生

活,他在这些客人的脸上完整地看到了几年来自己的表情。这是他放下茶、烟和照片后,仿如灵魂出窍的一瞬。

杨杰

晚上八点二十到花街。一路上杨杰和贾凡换着开,两小时倒一次班。有时候不到两小时,天送要尿尿,从服务区出来杨杰就直接坐到驾驶座上,频繁的换驾贾凡都烦了,哪像一个前专业司机

干的事,我才二十出头,昨夜睡得也好,你对我的信任就不能一次性超过两个小时吗?杨杰当然相信贾凡的能力,但淹死的都是会水的,绝大多数车祸也都是精力过剩者整出来的;车上有福小和天送,他必须把“万一”也排除在外。忍忍吧,他对贾凡说,有你开不动的时候。车到淮海,下高速有两个口,一个通往厂房所在的镇子,一个通往花街,杨杰指指花街。福小建议先去厂房看看,免得杨泽着急,杨杰说,一年到头他没有不急的时候,别耽误天送睡觉。他们穿过南大街,麦当劳巨大的黄色“M”悬在夜空中,相当的嚣张。宽敞的南大街水泥马路停下来,花街的石板路一下子收紧了,灯光照在石头上,明亮间着幽暗,缓慢的起伏和颠簸,福小觉得车像行驶在一个陈旧的梦上。她看表,八点二十,天送又睡着了。

景侔子听见敲门声走出来,打开门半天没敢认福小,昨天她把头发剪短了。景侔子看着昏黄的灯光里一个陌生的年轻女人,还抱着个孩子,为了看清楚,他把眼睛眯起来,身体下意识地往后仰。这个女人的短发包住了两腮,倾斜梳理刘海遮挡住大半个额头,她半遮半掩地像一个人。吃多了红烧肉的景侔子觉得自己需要足够的时间才能把对方认出来,他把目光转向她怀里的孩子,眼睛陡然睁大,受了惊似的双脚起跳,向后蹦了一步,他扭头对着门楼里喊:“他妈,他妈,快!快来!”

福小听见秦素文夹在锅碗瓢盆里的声音:“你又怎么了?一惊一乍的!”

天送被景侔子的喊声惊醒了,睁眼看见头发花白的老头,有点蒙,咧开嘴就哭,抱住福小脖子直往她脑袋后面躲。景侔子继续退,退到刚从门楼里出来的老婆身

边,指着天送的指头直哆嗦,说:“天,天,天——”

秦素文说:“福小?你回来了?”

福小说:“天送。爸,我儿子天送。”

景侔子还在指。秦素文用胳膊肘捣捣他,“老东西,咱们外孙回来了!”

福小说:“妈,不是外孙,是孙子。姓景,景天送。”

景侔子总算把脑子里的红烧肉扒拉到一边,搓着手呵呵地笑,说:“孙子,对,孙子。天送,来,让爷,爷,爷抱抱。”景侔子只在做梦和幻想的时候念叨过“爷爷”这个词,现在说出来,舌头的动作很生疏。

贾凡帮福小往下拎箱子。杨杰在接电话。崔晓萱电话追得紧,他都抽不出空来跟叔叔阿姨打招呼,只能向他们摆摆手。崔晓萱简直是掐着点打来的。

“到哪儿了?”她问。

“快到家了。”

“快到家是到哪儿了?”

“还能到哪儿?路上呗。”

“不到花街看看?”

“明天吧。这一路坐得,屁股都成木头了。”

“来了也不看看姑妈,小心老歪姑父不高兴。”

“不是说明天就过来看嘛。”

“车过门口也不停?”

杨杰想,啥意思?他往北看,花街南北向,基本上是单行道,小车要在巷子里掉头得有相当的技术,他这样的大宝马,想都别想,只能一条道跑下去。老歪杂货铺在福小家北边。没有奇迹,只有意外,就算花街的夜晚很黑,就算远处的灯光漫漶形同虚设,他也看得出一百多米外老歪杂货铺门前站着的那个人是崔晓萱。杨杰放下手机,向崔晓萱走过去。